正誼堂全書

D七13
743
12

門 ヒ 13
號 743
卷 12

昌平坂學問所

# 柔子文集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〇日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 原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己成物爲有據成己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

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文公興教自閩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學者家絃戶誦爲日新盛德爲富有大業功烈具在天壤我
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爲天下式
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疆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遺風流澤自不可泯不佞謬膺
簡命忝撫名邦所爲承流宣化何敢或後而況髫齔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袠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於以仰答
聖天子棫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尚異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汲汲焉徒以文章爲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惑之甚也已謹譔觀深者於源善學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
之正誼堂

本傳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極論
其不可貶外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尤溪寓舍
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翬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
第主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明年召對除
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
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
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旱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

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齷齪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丞相王淮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熹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贓事劾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以是爲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眾淮既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而對曰

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毋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言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時會覲已逐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劾之上以栗言過當黜粟知泉州授熹江西提刑未踰月再召熹熹具封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

熹嘗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以爲不便沮之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除知潭州黃裳爲嘉王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寧宗在晉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講官及卽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熹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心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極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熹每以所

講編次成帙以進上開懷容納熹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之本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閒者太上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之法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祔廟議迭毀之制孫逢吉會三復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正東向之位而遷毀祖於夾室嘉以爲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執政不以間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嘉數以爲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嘉疏論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丞相趙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嘉臺諫乞留嘉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祠汝愚爲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嘉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屢爲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嘉去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慶元元年侂胄誣嘉不軌謫永州嘉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嘉以箚決之遇遯之同人嘉默然乃取諫稾焚之自號遯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嘉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送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大學誠

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澹爲申司阿附侂冑論專門之學文詐浩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所禮及爲諫官論罔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爲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己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冑死贈熹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

實而以居敬爲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
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
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
子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答

答劉子澄

答劉子澄

答陸子美

答陸子美

答陸子靜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答陳同甫
與陳丞相
與劉共父
答孫敬甫
答孫敬甫
答鞏仲至
與湖南論中和第一書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潘恭叔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余古之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汪聖可
答柯國材

答孫季和
答項平父
答陳抑之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周叔謹
答王季和
答傅子淵
答陳正己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路德章
答萬正淳
答劉季章
答吳斗南
答輔漢卿
答輔漢卿
答陳才卿
答趙恭父

答顏子壽
答李伯諫
答梁文叔
卷之二
書答
答連嵩卿
答程允夫
答石子重
答李伯諫
答李伯諫
答蔡季通
答江得功
答游誠之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上子野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陽子直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廖子晦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汪子文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程允夫
答黃子厚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董叔重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曹立之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趙詠道
答朱朋孫
答周南仲
答析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

書答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胡季隨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鞏仲至
答鞏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答陳顒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

書答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膚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答呂伯恭
答汪尚書書
與龔參政書

答韓尚書書
答潘謙之
答符舜功
答林正卿
答林正卿
答曹元可
答龔惟徵
答李元翰
答方履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程成甫
答章季思
答余方叔
答輔漢卿
答余正叔
答應仁仲
答應仁仲
答傅子淵
答傅子淵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吳宜之
答江夢良
與方伯謨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甘吉甫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答高國楹
答吳尉

答吳尉
答任行甫
卷之五
書答
與留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陳丞相書

正誼堂



與趙尚書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與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答呂伯恭
答呂伯恭

正誼堂

答胡廣仲
與范直閣
答呂伯恭
答趙尚書
與留丞相書
與留丞相書
與楊子直書
答湯德遠
答趙子欽
答郭希呂
答楊簡卿
答吳宜之
答方賓王
答黃道夫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王欽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林德久
答林德久
答潘子善
答楊深文
答趙昌甫
答魏元履
答劉君房
答呂侁
與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子耕
答黃嵩老
答黃令裕
答黃令裕

答孟良夫
答趙恭父
答王季和
答趙民表
答呂紹先
答陳蕃
答姚棟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答或人



答劉公度
答或人

卷之六

書答

答林德久
答劉朝弼
答常鄭卿
答或人
答孫仁甫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寬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葉正則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李濱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曾致虛
答黃商伯
答詹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膚仲
答陳膚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
答呂道一
答戴蕙
答林擇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近思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范伯崇
答劉公度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方賓王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朱飛卿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周叔謹
答毛舜卿
答路德章
答陳超宗
答曾泰之
答吳茂實
答陳明仲
答孫敬甫

答孫仁甫
答周深父
答胡文叔

卷之七

書答

答呂伯恭
答陳安卿
答陳廉夫
答徐子融
答陳器之
答林正卿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楊子順
答吳生
答陳衛道
答陳衛道
答周南仲
答許生
答曾無疑

答林叔恭
答胡季隨
答劉子澄
與汪尚書書
答薛士龍
答劉季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滕德章
答鄭仲禮
答程正思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周舜弼
答林叔和
答詹元善
答朱魯叔
答詹兼善

答呂士瞻
答方耕道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潘文叔
答滕德粹
答黃直卿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劉平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胡季履
答汪長孺
答王近思





謙亨堂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王近思
答馮作肅
答馮作肅
答董叔重
答傅誠子





答余國秀
答余國秀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與晏亞夫
答葉仁父
答孫敬甫

卷之八

書答

與留相公書

與留相公書
答汪尚書書
答汪尚書書
與陳丞相書
與趙尚書書
與黃仁卿書
答陳同父書
答陳同父書
答呂伯恭別紙
答呂伯恭書
與曹晉叔書
賀陳丞相書
與臺端書
答路德章
答康炳道
答陳師德
答鄭子上
答杜叔高
答胡季隨
答沈叔晦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竇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庵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
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濂溪先生事實記
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甥瑾字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送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卷之十二
雜著
同安諭諸生
諭諸職事
補試牓諭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諭學者
又諭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臺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
雜著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堉親迎禮大略
滄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
贊　銘　箴　題跋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四齋銘
志道銘　據德銘
依仁銘　游藝銘

又四齋銘
崇德銘　廣業銘
居仁銘　由義銘
學古齋銘
書字銘
寫照銘
敬齋箴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僞詔後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二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尚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尚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之十六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
公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國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何叔京墓碣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通判蒸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陳公墓誌銘
迪功郎王公墓碣銘

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 朱子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參校

## 書

###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胷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胷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

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温習略見日
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
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
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
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
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
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
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
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



見教勿憚辭費熹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
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
爲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
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
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
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

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洽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

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
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
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
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
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
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
所信則宜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
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
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
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
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
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
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
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
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
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
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

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攔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已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已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

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

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遍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

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覺佳勝熹兩年宄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旣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

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敎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綱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擧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轂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

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

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郎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





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

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竊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漸開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

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强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日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



##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

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眾尤而信讒日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達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憲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閒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經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

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閒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閒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那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

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腳又要交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荼交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嬉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爻願之也大字甚苦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會到會稽會游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閒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來教粲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

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其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

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用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已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卽此

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幸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
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
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
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
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堯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
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
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
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
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
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
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
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
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
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
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
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
飾已然之弊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

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學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

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跖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諭纏綿備悉雅意然區區鄙意常竊以爲亙古亙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

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揉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惑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

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麤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閒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　一本作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

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

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喜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 與劉共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

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
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
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
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
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
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
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
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
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
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詘詘之聲音顏色待
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
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
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
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
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
小惡揜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
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
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
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

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諭因習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

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奪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

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議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閒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幷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幷往所寄楮卷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閱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胷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交義卻有牽强費力處此猶是必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諭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穴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

答鞏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幷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

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
論揩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
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
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
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
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
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
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
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



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
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
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
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
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
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
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
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

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鈔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
作自爲一篇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
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之
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
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
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
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
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
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
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



念休歇盍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
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
勢也來諭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
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
胃閒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
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
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
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
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
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

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祉倉出內識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頗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

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匆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潘恭叔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

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諭之云也其他
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
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
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
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
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
可觀中間伯恭欲合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
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
費工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
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
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
一例與德章者不伺也綱目亦若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
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强或當以漸成之
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
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
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
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
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

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揑合得成故范公密守經據正而不敢據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蕭來人索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宂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卻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卽云當附此亦自便於檢閱　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

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大拽出精神向外減卻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諭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奬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扞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

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諭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汪聖可

示諭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

在乎拗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拗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版卻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之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爲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爲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爲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擧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閒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閒



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閒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

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麤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煞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閒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惟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彼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

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衆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觀禮以後黃壻攜去廬陵與江右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稾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違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諭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諭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

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根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耶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彦章書來云欲見訪卻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旣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



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嬾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

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閒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胷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槌竪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閒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恓顧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

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閒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閒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至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眞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卽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卽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窗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閒一種便儇佞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訓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

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邏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閒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諭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申趾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平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麤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麥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恕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譬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麤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閱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至不學得此三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宜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諭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剗除鱗甲也直卿往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游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閒須有個欄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閒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會寬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一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閒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

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近緣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叩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



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

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廣

示諭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嘉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幷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而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閒又無朋友共講閒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語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鈔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申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

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卽非惟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日用閒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滯也儀禮文字卻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閒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卻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顏子壽　鑄

昨辱枉顧幷示長書具悉雖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

陷溺也

答李伯諫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卽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卻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同治五年冬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周崖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